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7年6月16日 (第14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特朗普幕僚：“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孤立”

“‘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孤立’。‘美国优先’旨在保护、促进美国的核心利益，且进一步深化与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对盟友与伙伴，美国将以诚相待；面对敌人，美国则会毫不手软。”

开启“基建周”，特朗普政府力求掀起基建热潮

特朗普政府在全美范围内发起了“基础设施建设周”活动，旨在为推出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铺路。特朗普自竞选以来便将推动基建作为主要政策之一，但他能否掀起基建热潮仍是未知数。

中美关系

美专家史文：中国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亚洲政策？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6月1日登载该智库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 Swaine）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是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亚洲政策的。中国官方或非官方机构在评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时，倾向于避免对美国某些明显的挑衅行为发表敌对性言论。这种谨慎的立场可能至少反映出三个因素。首先，中国已经认识到，总统竞选往往会产生激进的言论，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制约，新政府最终会缓和其立场。其次，2017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九大表明北京需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外交危机的行动。最后，中国可能认为，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最终会采取务实和可交易的方式。然而，如果华盛顿在朝鲜、台湾或南海等敏感并带有潜在扩散效应的议题上采取对抗姿态，那么中国目前的观点可能会进一步改变。

美媒：中国美国商会促白宫加快解决美中贸易摩擦

据美国之音网站报道，中国美国商会6月8日对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所达成的“百日计划”提出质疑。美商会称，目前该计划在执行层面还停留在表面，没有触及诸如市场准入限制和产业政策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扎里特（William Zarit）称，中国领导人希望在中美贸易领域“没有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举行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希望这对解决公平和待遇对等问题而言是一个积极的条件。”

另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美国商会 5 月曾派人前往华盛顿展开游说，分别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以及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多位国会议员。游说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建议美方充分利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机会，促使中国在解决双边贸易摩擦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前官员：特朗普将把能源的未来交给中国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近日登载前美国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Gina McCarthy）的文章称，在中美关系中，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历来较为顺畅、富有成效，而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美国或将把能源的未来交给中国。

自然资源向来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幸的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口号似乎对清洁的水、空气和土地资源等基本需求熟视无睹。美国国内发展清洁能源的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为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凭借气候方面的领导力，美国可能会抓住巨大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有力的外交杠杆，但也可能将之让与中国。为实现 2030 年减排目标，中国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以兑现承诺。中国已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同时减少了对燃煤电力厂的投入。事实上，中国在未来五年内预计将成为风能增长最快的国家。

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巧妙地得到了中国对共同签署气候协定的支持。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美期间，气候变化竟然不在中美双方讨论的话题之内，

而且特朗普政府也拒绝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提名一位特别代表。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若不采取行动，美国将把能源的未来推给中国。

此外，《纽约时报》载文称，令人难以忍受的污染问题，以及对海平面不断上升可能会严重侵袭沿海城市的担忧，迫使北京在十年前着手寻求绿色解决方案。地方政府提供几乎免费的土地，国有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发放大量贷款，政府机构甚至偶尔还会帮企业还贷。

中国已经在很多低碳能源技术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太阳能板和将近半数风力涡轮机都产自中国。另外，中国正快速增加其核电机组的数量，而且截至目前，它是水力发电方面毋庸置疑的世界引领者。

美刊：在特朗普时代，北京转向欧洲

美国 Politico 网站近日载文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美欧关系出现动荡之际，中国正在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对美国总统“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作出了回应，并以跨大陆的开放姿态倡导世界自由贸易。中国十年来主要将欧盟视为富裕消费群体，而北京现在突然发觉布鲁塞尔提供了其他机会。

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对全球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捍卫。在此之后，布鲁塞尔举行的年度高层首脑会议比往常提前了一个月。而近期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预计双方将会进一步强调对国际贸易合作的共同承诺以及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尽管中国与欧洲仍存在贸易等问题，但在特朗普时代，北京的确可能与欧洲国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双方都偏向通过多边机构（除非涉及南海问题）解决纠纷而非单方面采取行动。在涉及

贸易平衡和所谓的货币操纵问题上，中国和欧洲，特别是德国，经常被特朗普列为攻击的目标。

中国已经是欧盟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欧盟是北京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北京向欧盟门户开辟了一条“新丝绸之路”，中国对欧洲大陆的参与不断增强。根据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和荣鼎咨询的数据，2016 年中国对欧盟国家的投资达到 350 亿欧元，比 2015 年上涨 77%。

虽然中国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考虑“欧洲项目”，但它确实重视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特别是在欧洲已成为日益重要的投资目的地的情况下。俄罗斯视欧盟和北约为对手，致力于将它们分裂和削弱，与此相反，中国认为欧洲一体化值得鼓励。欧洲是个潜在的（尽管不太可能）在多极世界中与美国竞争的对手。

中国在英国这个对贸易友好且有着完善金融体系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开拓欧洲大陆的良好基础，所以中国坚决反对英国脱欧。但如今英国正在脱离欧盟，北京已将注意力从伦敦转移到欧洲大陆。这就是为何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费德里卡·莫格里尼时表示，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期望欧盟保持团结、稳定、繁荣”。

十多年前，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家在 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时表示，北京和布鲁塞尔可以形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此作为对美国霸权的平衡。这一次，中国“野心”并没那么大。

然而，除特朗普外，在华盛顿、北京或布鲁塞尔，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比美国更可靠的欧洲盟友。而中国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欧盟由于其面临一系列问题（恐怖主义、不平均增长、移民、英国脱欧）而不能扮演重要的地缘政治角色。北京从布鲁塞尔想要的很简单，即确保欧洲不断上升的焦虑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美国外交

美专家：美尚不具备在北极增加油气勘探活动的能力

兰德公司物理学家阿比·汀斯塔 (Abbie Tingstad) 和政治学家蒂芬妮·佩扎尔 (Stephanie Pezard) 认为，在扩大北极油气勘探方面，美国并未做好准备。现阶段，阿拉斯加地区的基础设施尚不足以支持经济活动的扩大。此外，由于缺乏交通设施、相关设备无法适应北极严酷的运作环境，美国海岸警卫队只能偶尔在暖季现身北极，难以在北极圈以北开展行动。换言之，美国目前并不具备在北极地区增加油气勘探活动的能力。

她们认为，特朗普政府有关通过增加钻探活动来提升美国能源独立性的承诺，可能意味着对北极进行更多基础设施投资。为满足发展需求，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推动相关项目，包括开发深水港、建造备用机场、铺设永久公路、改良卫星和网络通讯等。

二人还表示，想要准确解读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仍为时尚早。就早前的行政决定来看，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将北极视为石油天然气储备库。尽管这能为发展北极地区急需的基础设施提供机遇，但可能会忽略美国在该地区的其他利益。譬如，北极为气候变化提供预警，也是科学探索的重要区域，为美国与地区伙伴开展互动提供平台，北极航道及渔业资源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而且此地还是部分美国人的家园。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北极，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各种挑战，因此“美国优先”政策在该地区为美国带来的益处将十分有限。

美媒：退出《巴黎协定》标志着美“例外主义”的终结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6月4日载文称，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是一个无知且目光短浅的灾难性决定，这标志着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

《巴黎协定》的达成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历史性壮举，几乎所有国家都愿意从本国国情出发来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是在美国领导下达成的。由于退出该协定，美国可信度随之受损，在解决恐怖主义、贸易等关键的安全及外交问题方面，美国将经历更加困难的时期。各国也不再视美国为团结各方来共同解决重大问题的力量。事实上，中国和欧盟已经在清洁能源方面结成了新的“联盟”。此外，退出《巴黎协定》的最高代价将由我们的军队来承担，因为气候变化也是国家安全问题。譬如，极端天气的增加意味着全球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将会增加。

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并改用清洁能源，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危险，美国也不再是领导者，而是“局外人”。

外媒：美可借强化与东盟的关系来巩固在亚洲地区的存在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6月6日载文称，东南亚在维护全球繁荣与安全方面的重要性渐长，东盟在东南亚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东盟成员国对美国在亚洲的承诺感到担忧，因此，美国需加强与东盟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巩固在亚洲的存在。具体而言，美国可采取以下七项措施：

第一，华盛顿需将2016年在美国—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阳光之乡宣言》具体化，各方在宣言中承诺坚持和维护所有国家的权利和特权；第二，美国须继续奉行多边主义，支持东

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东盟主导的地区性机制；第三，美国应制定更为具体的行动计划来协助东盟实现“2025 年愿景”，特别是加强以东盟为基础的地区性架构、推动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四，美国须通过贯彻现有的机制来继续加强其在该地区的软实力；第五，美国应更加重视“湄公河下游计划”，向湄公河委员会成员提供更多技术援助，对气候变化和水电大坝的影响进行科学研究，并制定措施帮助生活受到威胁的人们；第六，美国应继续支持东南亚公民社会团体，以提升东盟国家民主与人权、法治、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公平等价值观；第七，教育是连接东盟和美国人民的主要桥梁。美国应考虑在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最不发达的东盟成员国中建立类似于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的机构。

美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特朗普进一步搅乱中东局势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6 月 9 日登载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的文章称，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中东政策方面与其前任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克林顿、小布什还是奥巴马，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方式来搅乱中东局势，特朗普也不例外。

知名记者、前卡托研究所研究员莱昂·哈达尔 (Leon Hadar) 称，美国正与中东“独裁者”紧密结盟，就像冷战时采取的策略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将取得成功。但沃尔特认为，哈达尔拥护特朗普的策略，是对美国过去的战略以及当前局势的误判，且夸大了该策略成功的希望。

沃尔特指出，冷战时期，美国之所以向一些中东国家提供支持，是为了阻止苏联影响或控制中东的能源供应国。如今，中东

没有潜在的霸权国，像苏联这种可能会主宰地区事务的势均力敌的外部对手也不复存在。因此，美国没必要进一步对任何中东国家作出承诺，无论是战略层面还是道德层面，当前没有哪个伙伴值得美国无条件地提供支持。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是保持地区大致处于均势状态，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或外部强国）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特朗普（和国会）应忽视以色列和沙特游说集团的“花言巧语”，它们一直在妖魔化伊朗，说服特朗普给予传统（但毫无帮助）盟友它们想要的。

特朗普幕僚：“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孤立”

“‘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孤立’。‘美国优先’旨在保护、促进美国的核心利益，且进一步深化与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对盟友与伙伴，美国将以诚相待；面对敌人，美国则会毫不手软。”

5月3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共同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美国优先”不等于“美国孤立”》的署名文章，结合特朗普首次外访，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文章提到，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目标并非将本国的生活方式加强给他国，而是为了“保证我们及我们的后代能享受自由带来的福祉”，同时，坚决捍卫美国人民的利益及生活方式将为美国赢得更多尊重。

文章称，打击恐怖主义、确保美国经济繁荣、建立牢固的盟友关系，对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对和我们利益一致的国家，美国将成为它们最可靠的朋友；对挑战我们利益的国家，美国将展现出最坚毅的决心。”

文章还写道：“此次出访具有历史意义，代表了美国的战略转向。‘美国优先’预示着美国将重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将恢复其在海外事务中的传统角色，调动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以保障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及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

对此，美国 Envestnet 资产管理公司全球战略总监、知名评论员扎卡里·卡拉贝尔 (Zachary Karabell) 在 Politico 杂志撰文称，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阅读上述文章会让人难以摸清白宫内部各阵营之间争夺的情况，尽管有人可能厌恶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言论，但这些言论只是道明了多年来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原则而已。

卡拉贝尔称，特朗普政府决定完全以美国利益为基础来参与国际事务，相较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一贯采取的更具复杂性和综合性的外交政策，这种策略与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主张更为接近。

卡拉贝尔表示，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是在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以及孤立主义三种理念的相互碰撞中形成的。美国人民坚信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信念也主导着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人权领域。

卡拉贝尔指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是以理想主义为根基的想法是荒谬的，美国的确牵头制定了诸多多边机制，尽管其中大部分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并未给其他国家带来太多好处。毫无疑问，美国领导的经济体系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但从强权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更接近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描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塔玛拉·考夫曼·威特斯 (Tamara Cofman Wittes) 也认为，麦克马斯特和科恩有关特朗普政策的表述似乎更为接近现实主义的观点，即所有

国家都追求安全与繁荣，而积累国家权力与财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威特斯认为从二人的阐述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对特朗普总统而言，只要利益一致，就有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盟友的意义不大，暂时的利益一致就能促成盟友关系；其二，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国家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共同价值观毫无意义，共同命运不值一提，唯一重要的是动用一切手段获得安全和资源。

但威特斯指出，问题在于，如今的世界已不再是强权政治主导的世界，信息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跨国企业及非政府组织、全球互联的公民使各国政府很难积累和掌控“国家权力”。一些全球性挑战表明，若以竞争性手段和“单打独斗”来处理国际事务，那么一国保护其公民的能力有限。将全球事务视为追逐权力和资源的零和竞争忽略了一点，即共同目标和集体行动能降低成本、提升安全，并为理念相似的国家创造合作机会。

美国政治/其他

相较往届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下滑幅度并不大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网站6月3日载文称，尽管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不断下滑，但与往届总统相比，特朗普支持率的下跌并不是那么严重。根据盖勒普咨询公司的数据，特朗普的支持率较上任之初下降了5%。相比之下，往届总统上任头四个月的支持率下降得更为严重。特朗普的反对率上升了9%，这一数字相比其他总统要小得多。总统上任一段时间后，民众对他的了解更为深入，因此对他的支持率和反对率皆会上升。此外，极

化现象也是一大主要原因。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对特朗普没有好感，而目前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忠诚度没有动摇。蒙莫斯大学民调机构创始主任帕特里克·穆雷（Patrick Murray）表示：“两党制下，双方不再将对方视为持不同执政理念的、值得尊敬的对手，而是将对方视为威胁。”至于“通俄”调查和其他丑闻是否会威胁特朗普政府，穆雷认为“并不可能，因为现在党派身份对人们的束缚已经根深蒂固。”

美媒：特朗普上任后接触最多的是富人、白人及共和党人

美国 Politico 网站 6 月 5 日载文称，特朗普出任总统以来接见的人有几大共同点：大多数是男性、大部分是共和党人而且通常比较有钱。

截至 5 日，特朗普上任后直接接触过的 1200 多人中，约 80% 是白人，其中约 63% 是白人男性。特朗普接待了至少 270 位企业高管和近 350 名政客，其中大部分是共和党人，也有少数民主党人。除了与全球 47 位领导人会晤或通话（与日本首相和德国总理接触最多），他还与各色人物碰面，包括职业高尔夫球员、摇滚歌手特德·纽金特和政治评论员马特·德拉吉。除了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特朗普所见的人中很少有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但有一些例外情况：曾为奥巴马政府工作、参与设计“奥巴马医保法”的泽克·伊曼纽尔参与了白宫 3 月份的一次政策讨论；特朗普还与几位之前为民主党政客捐款的企业高管进行了交谈。不过由于特朗普政府拒绝公布白宫访客名单，上述数据并不完整。

美专家预测特朗普执政前景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6月9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的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局非常糟糕,这让美国人民不禁质疑他能否治理国家,尽管问题还没有答案,但特朗普未来的执政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特朗普成为“更正常的”总统或政府“适应”他的冲动。特朗普或将学做一位“正常”的总统,控制自己冲动的个性,不再发表不当言论。如果不能做到,则可采取适应模式,即政府去适应他的风格。政府中由一人或多人来解释特朗普的言论,其他人则是先等待“解释”,再采取行动。事实上,自北约峰会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已开始或多或少地采用这种模式。

第二,混乱的情况延续,权力由白宫转向其他机构。譬如,权力转向各州或私营部门,州长和企业高管可能会无视白宫而采取行动,加州州长杰瑞·布朗(Jerry Brown)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已开始迈向领导者角色。权力还可以转向国会,国会因此将在税法和基建开支项目上享有更多自由。在国际上,随着美国退出世界舞台,权力或转向德国、法国和中国。总统权力是否会持续弱化尚未得知,但就当下的混乱局面来看,至少暂时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

第三,特朗普被迫离开白宫。迫使特朗普辞职的途径有两种。其一,白宫“失火”。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在该情况下,参议院将认定总统有罪,总统遭众议院弹劾也将成为现实。其二,总统进一步脱离正轨。副总统彭斯和内阁可以援引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有关“总统丧失履行权利和责任的能力”的条款。经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赞成票批准后,特朗普将被免职。无论如何,应当尽量避免出现弹劾,因为这会对政治制度造成巨大冲击,激怒支持者,削弱其对美国政府的信任。

美媒：真正威胁特朗普政府的是坚定支持者在减少

据美联社 6 月 11 日报道，白宫内部及相关人士正为失去最坚定的支持者而感到担忧。

坚定支持特朗普的人在急剧减少。正如《纽约时报》作家内特·希尔（Nate Silver）所言：“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人数大幅减少，从 2 月最高的 30% 下滑至现在的 21% 或 22%（事实上，这一下滑幅度大于整体支持率的下滑幅度）。特朗普已经失去了近三分之一无条件支持他的民众。”低学历白人的支持是特朗普成功当选的关键，但目前他在该群体中的支持率下滑。据奎尼匹克大学最近发布的民调显示，仅有 46% 的低学历白人群体认可特朗普上任以来的表现。而在三月份相同的民调中，有 60% 的低学历白人认可他的工作表现。

白宫顾问表示，特朗普明白如果自己无法兑现竞选时的重大承诺，如撤销奥巴马医改、减税或修建墨西哥边境墙，他将面临危机。上周，特朗普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他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向国会领导人表示，自己仍拥有强大的民意支持，现在是时候向支持者们兑现竞选承诺了。

开启“基建周”，特朗普政府力求掀起基建热潮

上周，特朗普政府在全美范围内发起了“基础设施建设周”活动，旨在为推出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铺路。特朗普自竞选以来便将推动基建作为主要政策之一，但他能否掀起基建热潮仍是未知数。

美国 Independent Journal Review 网站将特朗普政府基建计划的目标概括为以下四点：将项目批准的时长由 10 年缩减至 2 年；为美国偏远地区拨款“以修建破损的桥梁、道路和水道”；为“合格的、对地区和国家有意义的项目”提供贷款，为地方项目拨款；允许私人部门资助大部分基建项目。

由于美国基础设施陈旧，因此有关加大基建力度的主张得到广泛支持。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每四年对本国的道路、桥梁及水道等 16 个基础设施大类进行一次评估，该协会今年将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评为 D+ 级别。该协会报告称，到 2020 年，美国将有近 3 万座水坝达到或超过 50 年至 70 年的设计年限，基础设施老化将耗费巨大的经济成本。

高盛集团 CEO 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Lloyd Blankfein) 在推特发文称赞中国的基础设施，并称美国在道路、桥梁和机场的维护方面落后于中国。他写道：“抵达中国后，中国的机场、道路、手机服务一如既往地让人印象深刻。美国需要投资基建抓紧跟上！”摩根大通 CEO 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此前也发表过类似看法：“让人惊讶的是，我们 20 年来没有建一个大型机场，而中国在过去 10 年建了 75 个。如今（在美国）造个桥得花 10 年才能拿到所有的许可证。”

虽然美国国内有关改善基础设施的呼声很高，但特朗普的计划仍引发了诸多质疑。

一些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的基建计划过于空泛、缺乏细节。美国卡托研究所专家瑞安·伯恩 (Ryan Bourne) 指出，特朗普面临着推动美国基础设施发展的机遇，他近期所提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该计划还存在诸多模糊之处，譬如，哪些项目会被纳入考量范围，选择标准是什么，多少权力会被下放给各州，以及怎样激励私营部门参与其中，这些都不明确。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约瑟夫·凯恩（Joseph Kane）表示，整个方案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赢得私人部门的支持，了解私人企业和公共企业如何在长期投资项目上展开合作对实现计划目标至关重要”。

特朗普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也遭到民主党的质疑，因为特朗普政府上月公布预算草案，计划在未来十年削减一些基建项目的开支，而且削减额超出了白宫计划新增的基建投资额。

此外，美国 Business Insider 网站载文称，特朗普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缺乏一项切实可行的立法方案。即使特朗普的基建计划细节逐渐完善，该方案要成为法案最早也得等到 2018 年。由于医保改革及税改计划仍卡在国会，因此特朗普基建计划的前景也不被看好。

不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基建计划之所以尚未形成法案，是因为国会手头已经有医保改革、税收改革等诸多法案要处理。他说：“待时机成熟，我们就会推出基建法案。我们不能不停地把任务丢给国会。一旦其他法律制定好了，我们就会推出基建法案。”

尽管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推动基建计划，但由于该计划仍缺乏详尽的落实方案、遭到民主党的质疑，且共和党内部仍存在分歧，特朗普能否在美国掀起基建热潮仍是未知数。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